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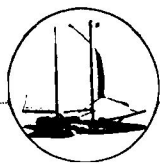
艾莱娜·蒙塔尔德（法）著

被绑架的女孩

刘颖译



海天出版社



艾莱娜·蒙塔尔德（法）著

被绑架的女孩

刘颖 译



Content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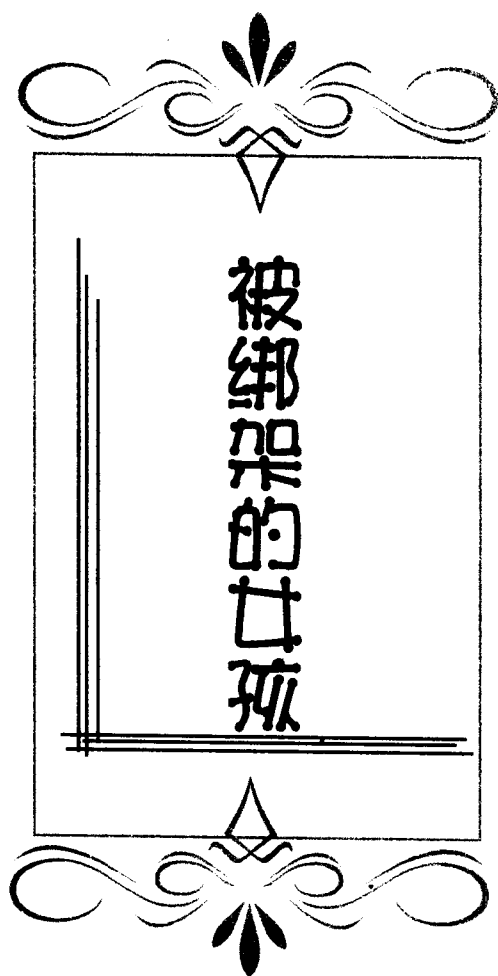
洛尔的日记(九月二十八日)	4
洛尔的日记(九月二十九日)	9
洛尔的日记(十月五日)	13
舅舅的来信	16
洛尔的日记(十一月十日)	18
洛尔的日记(十一月十二日)	21
洛尔的信	23
舅舅的信	25
洛尔的日记(十二月六日)	29
舅舅的信	30
洛尔的日记(十二月十五日)	33
洛尔的信	36
洛尔的日记(十二月十六日)	39
洛尔的信	42
洛尔的日记(一月二十五日)	45



被
绑
架
的
女
孩

洛尔的日记(二月二日)	47
洛尔的日记(二月六日)	49
洛尔的信	53
舅舅的信	56
洛尔的日记(二月二十六日)	58
洛尔的日记(三月一日)	60
洛尔的日记(三月三日)	63
洛尔的日记(三月二十三日)	65
洛尔的信	67
洛尔的日记(四月二日)	69
洛尔的日记(四月二十五日)	71
洛尔的信	76
舅舅的信	78
洛尔的信	80
洛尔的信	83
舅舅的信	84
舅舅的信	86
洛尔的日记(六月六日)	87
洛尔的日记(六月二十日)	89
洛尔的日记	92





“交一个泰国笔友？！”

洛尔的声音里充满了惊诧，怀疑和一丝犹豫，那样子似乎在说：“你以为我会当真，可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而罗贝尔舅舅的唇角露出的微笑是快乐的，快乐得简直让人觉得这是个玩笑。他的眼里闪烁着一种说服人的光彩，像是在传递一个信息：“我向你保证，这是件好事，值得一试。”

“可我该写什么呢？泰国人都喜欢谈论什么呀？还有泰国在哪呀？”

洛尔这可就夸大其辞了。罗贝尔曾在她房间里的世界地图上指给她看过，那是一个在亚洲大陆边上的玫瑰色小圆点。泰国就夹在老挝、柬埔寨和中国海中间。每当罗贝尔定期从那儿回来时，总是精疲力竭，面容消瘦，但他一谈起那个国度，激动得连声音都在颤抖。

可是对于洛尔而言，泰国仍然只是个抽象的概念。那些远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那儿的风景和我们国家完全不同，生活在那儿的人们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语言在我们听起来如此奇怪，他们的历史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穿着、习俗、生活方式，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好奇。反过来我们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样的。

而罗贝尔说的恰恰相反。“那儿的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有家庭，有子女。那里的男孩和女孩像你一样慢慢长大，洛尔。但那儿的资源比较匮乏，所以生活可能比较困难。特别是在北部，也就是你的笔友生活的地方。”



你的笔友！好像她已经答应似的，好像她会任由自己傻乎乎地受罗贝尔摆布，去给那个她根本无话可说的陌生人写信似的。

“她叫穆达姆。”舅舅最后说道。



被绑架的女孩

洛尔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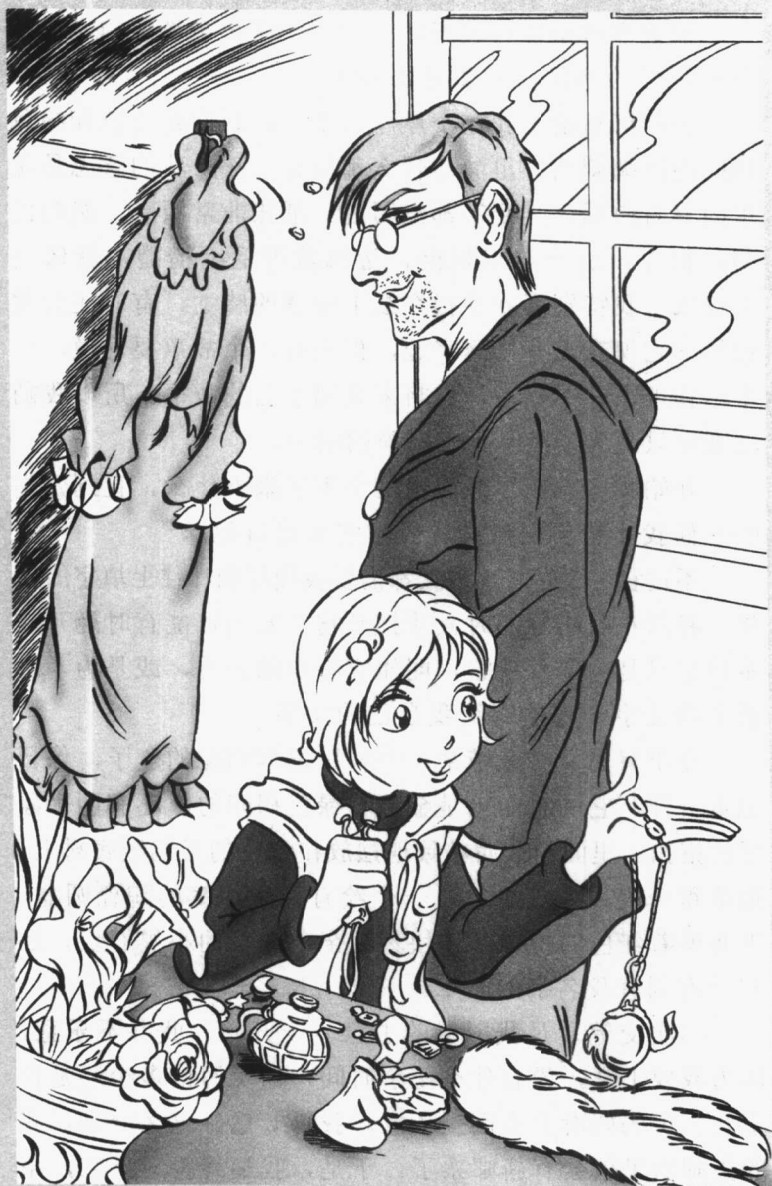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八日

有的时候舅舅的想法真奇怪，我是指妈妈的弟弟，罗贝尔舅舅。他是医生，在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病人提供救治的医疗协会工作。他去国外工作已经有两年了，有时会写信回来。信封上的邮票总是很漂亮，妈妈就把邮票剪下来给我，因为我在集邮。舅舅的信总有厚厚的好几页。因为寄的是航空信，他就用一种特别薄的信纸，这样重量能减轻一点。妈妈总是先慢条斯理地看他的信，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把信的内容讲给我们听。有时她也给我们大声地朗读，让大家一起分享舅舅的来信。

舅舅的生活很有意思。他总在旅行，而且有时连床都不需要就能睡觉。他的生活中也有痛苦，但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那些他要去帮助的人的痛苦。

他也会不时地回国看看我们。那时就是我们的节日。他总是笑容满面，给我们带来许多奇奇怪怪的礼物，丝绸的连衣长裙呀，款式各异的首饰呀，色彩艳丽的围巾呀，香水呀，花瓶呀，还有造型滑稽的小塑像。





他说那些塑像代表神，在泰国一些金碧辉煌的庙宇里也有这样的塑像，只不过大得多。

去年舅舅给了我这个厚厚的本子，封面是金色和绿色相间的丝绸刺绣，里面却什么都没有。噢，我的意思是说里面只有白纸，一个字都没写过。纸张非常漂亮，奶白色的，很厚，有一点点粗糙，边也裁得毛毛糙糙，就像是羊皮纸。我特别喜欢手指在纸上摩挲的感觉，有时还会觉得尽管它现在没有任何字迹，但仍有一个故事要诉说，一个尽管现在并不存在，但将来只属于它的故事。所以我翻动纸页只是为了能听到它清脆的响声。

开始我一直在琢磨能用这个本子来干什么。直到开学的时候我才有了主意：我要用它来写日记。

不过它可不是一本每天都需要我绞尽脑汁往上填字的日记，我只在我想写的时候才打开它。甚至可能有时翻开这本日记只是为了看看它，闻闻它特有的清香，或是为了看看那些文字，那些写给我自己的文字。

今年舅舅又给我带来一个和日记本相配的盒子，像日记本一样，它的封面也是金色和绿色相间的，还有两个象牙的搭扣。里面的东西精致地摆放在红色的天鹅绒底衬上，很值得一提：几支毛笔，一个绘有龙形图案的陶瓷圆盒，里面盛着红色的粉末，一块刻着金色图案的小黑石块，还有一方刻着我名字的印章。

其实交笔友是我舅舅的主意。一开始，我并不乐意，因为我要上学，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何况写信多少还是件事儿。可妈妈看上去倒挺乐意。我再一想，这么一来，我的集邮册里就会有新邮票了。于是，我最终答应下来，条





件是她必须先给我写信，这样我可以占得主动，因为她的信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写来。以前就有一次，我给在一本杂志上登征友启事的女孩写信，她根本就没给我回信。

“泰国笔友！”

“你舅舅疯了吧！”

“你打算给她写些什么？”

“还有，用哪国话写信呢？泰国人说什么语呀？”

“泰国在哪呀？”

“我的教父在假期的时候去过那儿。”

.....

洛尔寻思着，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伙伴们到底对不对。但成为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和众人的焦点倒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你舅舅是什么样的啊？”

“他像你妈妈吗？”

“他的眼睛也是蓝色的吗？”

“不是。但，你们也不能这样啊？”

女孩子们爆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嗯，可不管怎样我们总能问问吧。”索妮娅，这群女孩中最机灵的小姑娘说道。

“没错，又没让你损失什么。”纳塔莉也跟着起哄。

“难道学校里的男孩还不够多吗？”

女孩子们撇了下嘴：“得了吧。咱们班的男生都够傻的。六年级（译注：相当于中国的初一）的太小，四年级（译注：相当于中国的初三）的嘛……”

当然了，四年级的又太大。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袒
露
的
背
部



上课铃响了。

“快点儿，要迟到了！”

“你的笔友叫什么名字？”埃米莉边抓起书包边问道。

“穆达姆。”

“这名字很好听。有什么含意呢？”



被绑架的什族

洛尔的日记

九月二十九日

“穆达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埃米莉问我的这个问题，我居然回答不上来。我觉得自己傻透了。她也很奇怪。埃米莉在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总是默不作声。大家都以为她害羞内向。但是，她却总会出人意料地问出些好问题。

不过穆达姆这个名字的确很美。

“你可以用英语给她写信。”罗贝尔建议道。

“休想，那可不行！”

“洛尔！”妈妈干预了，“不许用这种方式跟你舅舅说话。”

“知道了。可是，我对英语一窍不通，更别说用英语写信了！而且，为什么要用英语呢，难道在泰国人们也说英语吗？”

“现在到处都在说英语。”洛尔的爸爸低声抱怨。

“那法语呢，难道就不能用法语吗？”

“可以。事实上，穆达姆说泰语，或者准确地说，是



被绑架的孩子

她那个地区的一种方言。但我工作的协会和当地政府一起在她那个村办了所学校，那儿负责小学的老师会说法语。”

“小学老师！”洛尔打断道，“那穆达姆多大了？”

“和你同岁。”

“她不上初中吗？”

“她住的地方没有初中。那里的教育体系和我们的也不一样。那儿还有些孩子从来没有上过学，好多上到十一二岁时，也就是到我们小学毕业的年龄，就辍学了。所以，一旦建起一所学校，我们就鼓励尽可能多的孩子去上学，不论他们几岁，总是鼓励他们尽量延长上学的时间。要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他们惟一能去的学校了。”

“唔，还挺复杂。”

“不，一点都不复杂。你以后就知道了，穆达姆会比我解释得清楚得多。她住的那个村子把一所房子扩建成了一所学校。那个小学只有一位老师，她教包括低年级的和高级的在内的所有的学生。”

“就像咱们这里农村的复合班一样吗？”

“对，一样。除了一点，那儿的孩子在校时间更长，因为城市离得特别远，上中学花费又太多。找笔友是那位老师的主意。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能让学生们了解到这个世界并不局限在他们森林的边缘。要知道，那个地方偏僻极了！而且她还自告奋勇把信由泰语翻成法语，从法语译成泰语。”

“那就是说，小学老师会看我的信了？”

“对！”

“那我可就没法写我想写的东西了！”



“当然可以啦！这有什么分别呢？”

“那我要写错字呢？”

“没关系。重要的是交流。”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国家有一个小姑娘渴望交流。你还记得吗？她叫穆达姆。”罗贝尔微笑着说道。

“那你呢，你认识她吗？”

“当然喽！”

“她是个怎样的人呢？”

“啊，这个嘛，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她自己会写信告诉你的。”

“她什么时候写信？”

“你现在着急了？”

“嗯，喔不！……我也不知道。”

“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些困难。但以后你们彼此就会有讲不完的事情，就像你和这儿的伙伴一样。”

洛尔很难想象自己会和那个泰国女孩有话可说。她可以和这儿的朋友谈谈学校、老师、家长，聊聊男孩、时装、电视剧、音乐演唱组、假期，或是别的许多东西。而穆达姆可能听都没有听过，更何况在她们中间还夹着个翻译。

“是她主动要求交笔友的吗？”

“当老师提出建议时，她是第一个举手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即就想起你来了。”

“但你是医生！你又没去上课，怎么会知道呢？”

“我当然去了！我的职业是在穆达姆的村庄和当地别的



被
绑
架
的
什
孩

村庄行医。但在泰国，行医还意味着教育、咨询和传播卫生观念。所以，在老师同意的情况下，我会去学校和学生聊聊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我才认识穆达姆的。”



被绑架的竹板

洛尔的日记

十月五日

很奇怪，但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有点认识穆达姆了。前几天舅舅跟我谈起她时，我还觉得这事傻得要命，觉得她根本不存在。而现在，我却在琢磨她的信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而且，那个小学老师会是个好翻译吗？

“哎，你的笔友给你写信了吗？”埃米莉问道。

“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洛尔硬邦邦地回了一句。

但她马上就为自己说的话感到后悔了。埃米莉转过身去，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阴云，黯淡下去。洛尔无奈地耸了耸肩，埃米莉太敏感了。洛尔几乎快忘了通信这事了。舅舅走了快一个月了，却丝毫没有他的音讯。头几天，洛尔一回家就兴冲冲地问：“有我的信吗？”等待她的总是一成不变的回答：“没有。”慢慢地她就不问了，而信箱也总是空的。大人不一定会信守他们的诺言。或许舅舅只是讲了个故事而已，或许是小学老师不愿意翻译穆达姆的信，或许是穆达姆自己根本不愿意写信，可能她根本没什么



被
绑
架
的
女
孩